

300505



語言學叢書

十九世紀末以前的 語言學史

[丹麥]威廉·湯姆遜著



451
/3642

科學出版社

十九世紀末以前的語言學史

[丹麥]威廉·湯姆遜 著

黃 振 華 譯

科 學 出 版 社

1960

內 容 簡 介

本书主要部分是丹麦語言学家威廉·湯姆逊 (V. Thomsen) 对十九世紀末以前欧洲学者研究語言学的发展历史, 并且对那些欧洲的早期的語言学家和他們的著作从学术上作一番評述。书后附录了俄譯者拉·紹尔 (P. Шол) 的文章“从文艺复兴时期到十九世紀末的語言学說史梗概”, 对于中世紀以后各种語言学說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論, 作了充分的評介。这是一本很有参考价值的語言学史著作。

十九世紀末以前的語言学史

[丹麦] 威廉·湯姆逊 著

黄 振 年 譯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門大街 117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061 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經售

1960 年 7 月 第 一 版

书号 2242

1960 年 7 月 第一次印刷

字数: 143,000

(次) 道: 1—2,000

开本: 787 × 1092 1/27

报: 1—1,800

印张: 6 2/3

定价: 道林本 1.00 元
报纸本 0.74 元

俄譯本編者序

著名的丹麦語言学家威廉·湯姆遜 (Vilhelm Thomsen 1842—1927) 的《十九世紀末以前的語言学史》这个俄文譯本, 是由作者的大学講稿修改整理而成的, 这份講稿原是作者在哥本哈根大学所开“語言学引論”課程的一部分^①。

作为十九世紀末叶历史比較語言学的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 湯姆遜以他許多出色的发现^②, 証明了在比較語言学发展到青年語法学派阶段而最后定形下来的对于語言事实的那些描写和分类方法的实际意义; 就在写作这本語言学史的时候, 他也始終遵循着这个观点。湯姆遜把語言学明确地划分为前科学的語言学和科学的語言学, 他倾向于将这門科学发展中的一切进步, 完全归功于語言描写技术的改进; 因此毫不足怪, 这类問題就在他的叙述当中占着主要的地位, 而对語言学理論的一些根本問題——例如語言的起源、語言同思維的联系、語言的特点以及其它許多問題——的历史, 作者不是根本不加注意, 便是輕輕一笔带过, 甚至有时还出

① 本书丹麦文版于 1902 年問世, 是以哥本哈根大学校庆紀念会請柬的形式发表的。因此, 威·湯姆遜这本著作稍微夸大了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語言学在語言科学发展的一般进程中的意义; 实际上, 他所提到的語言学家中只有一部分——首先自然是拉斯克 (Rasmus Ch. Rask) 和維尔納 (Karl Verner), 新近的語言学家則有布格 (Sophus Bugge), 叶斯伯森 (Otto Jespersen) 和湯姆遜本人——他們的声誉才是远远超出自己祖国的国界之外。

与此同时, 湯姆遜在本书中完全忽視了俄国語言学家的著作, 只是順帶才提到十八世紀俄国的《全球語言比較詞汇》和俄国科学院的巨著《梵語辞典》。我們完全有根据认为, 許多俄国語言学家的著作已經进入世界語言科学的宝庫, 所以在俄文版当中作了相当的补充叙述, 这些补充材料都是放在方形括号 [] 之内。

② 湯姆遜的主要功績是在研究突厥語和芬兰-烏戈尔語方面。关于前者, 他在 1893 年出色地解讀了鄂尔渾 (Orkhon) 文字。关于后者, 他在 1869 年和 1890 年先后完成了有关芬兰語中的日耳曼語借詞和波罗的語借詞的两項奠基性研究工作, 并在 1913 年解讀了君士坦丁堡发现的匈牙利卢納 (rúna) 文字碑銘。

之以譏諷的口吻。虽然作者正确地指出，語言描写方法在历史比較語言学发展到最后阶段已日臻完善，但是他却根本不談历史比較語言学发展到这一阶段所特具的哲学的貧乏，这也同样是毫不足怪的。

我們認為，必須也証讀者知道語言学的一般理論和方法論(методология)的发展史，而不應該象湯姆遜那样，仅仅限于介紹語言学方法(методика)的历史(至少是关于近代部分)。因此，我們自告奋勇担起这个任务，在俄譯本后面附录一篇近代(十五至十九世紀)語言学說史梗概，并在这篇文章末了向讀者簡單扼要地介紹一下，最近对于青年語法学派的語言学观点体系所作的重新估价。

我們希望^①，这项工作对于苏联的大学生們比較全面地熟悉語言科学的历史将不无帮助，本书原是首先为此而翻譯出版的。

① 本书系根据湯姆遜所著《語言学史》的德譯本(1927)轉譯。考虑到这个譯本的教学目的，有的地方我們就稍微删节了原文，有的地方則补充以俄語当中相当的事实和表格，以求敘述更加清楚。在作者列举的参考书目当中，我們也补充了相当的俄語文献。

自 录

俄譯本編者序	i
十九世紀末以前的語言学史	威·湯姆遜 1
1. 引言	1
2. 語言学分析的萌芽,关于語言的神話	1
3. 古代印度的語言科学	3
4. 巴尼尼的語法	4
5. 古代希腊的語言科学	7
6. “正名”問題的爭論	7
7. 赫拉克利特和德謨克利特	8
8. 辯士学者	8
9. 柏拉图及其對話录《克拉底洛篇》	8
10. 亚里斯多德及其語法学說	12
11. 近代哲学关于“正名”問題的爭論,伊壁鳩魯派学者	13
12. 斯多葛派学者	14
13. 怀疑論者	14
14. 斯多葛派的原义 (etymon) 學說	14
15. 斯多葛学派的語法研究	15
16. 希腊文明衰落时期語文学的兴盛	16
17. 关于“类比”和“变則”的爭論	17
18. 亚历山大里亚語法学派	18
19. 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語法体系	19
20. 古代羅馬的語言科学	21
21. 多納图斯和普里西安	22
22. 古代語文学的意义	22
23. 古代語文学的薄弱环节	23

24. 历史主义語言观点的欠缺	24
25. 古人的詞源学及其錯誤	24
26. 符号詞源学	27
27. 合成詞源学	28
28. “对比”詞源学	28
29. 詞源学中的符号象征意义	29
30. 跟其他語言比較的欠缺	30
31. 古代学者对别的語言知識的欠缺	31
32. 語言学視野扩大的开端, 宗教书籍之譯成“蛮族”語言	31
33. 文艺复兴时期, 古典語文学的繁盛	33
34. 东方語文学的研究	33
35. 欧洲近代語言的經驗語法	35
36. 十七至十八世紀俄国的語言科学, 教堂斯拉夫語的語法研究	36
37. 俄語語法研究的开端, 罗蒙諾索夫	38
38. 特列基雅科夫斯基	39
39. 古代罗斯的辞典学	39
40. 十八世紀的辞典著作	40
41. 十七至十八世紀西欧語言科学的詞源学研究	41
42. 十八世紀俄国学者的詞源学研究	41
43. 十七至十八世紀詞源学家的主要錯誤	42
44. 一切語言同出于希伯来語的理論	43
45. 对“希伯来語源說”的批判, 莱布尼茲	45
46. 語言学視野的扩大	45
47. 十八至十九世紀的多种語言辞典	46
48. 《全球語言比較辞汇》	46
49. 赫尔伐斯及其《各民族語言目录》	49
50. 阿德隆的《普通語言学》	50
51. 十八世紀語言科学中的語言起源問題	52
52. 通用語法的編纂	53

53. 历史比較法的先驅者	53
54. 历史比較法的奠基者, 拉斯克	54
55. 拉斯克的功績	59
56. 拉斯克和格里木	60
57. 梵語研究的开端和威廉·琼斯	60
58. 朴葆	62
59. 朴葆的研究方法	63
60. 朴葆的其他著作	65
61. 格里木	65
62. 格里木和拉斯克	66
63. 拉斯克、朴葆和格里木的作用	70
64. 布勒斯多尔夫	70
65. 沃斯托可夫	71
66. 洪保德	72
67. 馬德維格	73
68. 波特	74
69. 阿·孔恩	75
70. 比較方法应用于梵語研究	76
71. 历史比較法应用于古典語文学	77
72. 历史比較法在罗曼語族的研究方面	79
73. 历史比較法在日耳曼語族的研究方面	81
74. 历史比較法在波罗的一斯拉夫語族的研究方面	81
75. 历史比較法在凱尔特語族的研究方面	83
76. 历史比較法在非印欧語的研究方面	83
77. 施莱赫尔	84
78. 施莱赫尔的語言学体系	85
79. 施莱赫尔和朴葆	87
80. 施莱赫尔語言学体系的主要缺点	90
81. 心理主义代替自然主义	92
82. 石坦达尔	92

83. 波鉄布尼亚	93
84. 十九世紀下半叶和二十世紀初的历史比較語言学	93
85. 对施萊赫爾体系的批判	95
86. 最重要的理論著作	97
87. “詞根”概念的修正	97
88. 整个詞的粘合	98
89. 根据类比原則的新构詞	100
90. 語音学研究的深入	103
91. 印欧語的語音构成	104
92. 印欧語的舌根輔音	104
93. 印欧語系的元音系統	106
94. 元音交替	109
95. 維爾納对輔音轉換規律的修正	110
96. 关于語音規律的爭論	111
97. 結束語	113

附录一：从文艺复兴时期到十九世紀末的語言学說史

梗概	拉·紹尔 114
1. 語言科学的起源	114
2. 語言学研究基础的扩大	114
3. 古典語文学的复兴	115
4. 新語文学的发展	117
5. 十七至十八世紀的語言哲学	119
6. 十八世紀的語言发生論問題	119
7. 十八世紀語言哲学中的历史主义因素	120
8. 历史比較語言学的哲学基础	123
9. 十九世紀的語言学, 它的主要特征——个人主义	127
10. 心理主义語言学的理論体系	128
11. 十九世紀的語言发生論問題	130
12. 恩格斯对于这个問題的答案	131

13. 十九世紀的語言學,它的主要特征——自然主義	132
14. 語言的生物學觀念	135
15. 青年語法學派	136
16. 青年語法學派的历史主義	136
17. 历史比較語言學奠基者的比較方法	137
18. 历史比較語言學奠基者對於历史主義的理解	138
19. “民族”心理學問題	140
20. 建立“語言古生物學”的嘗試及其失敗	141
21. 十九世紀下半葉历史比較方法的發展	143
22. 二十世紀初期的語言科學及其基本成就	145
23. 比較語言學理論的弱點——語言形式的概念	147
24. 語言發展問題	149
25. 語音規律的概念	149
26. 方言學發展的主要時期	151
27. 語音變化的發源地及其擴展範圍	153
28. 實物詞的历史	154
29. 語言中的混合現象	155
*30. “地中海文化”的問題	155
31. 結束語	155
附录二: 关于威廉·湯姆遜的生平	岑麒祥 159
附录三: 譯后記	黃振華 161
附录四: 名詞術語譯名对照表	167

十九世紀末以前的語言學史

1. 引 言

在人類生活的一切現象當中，語言大概算是一種在每個時代都被認為最奇妙的現象。

語言不僅最直接地把人作為能夠思想的、有理性的生物而區別於其他一切生物，同時語言以其無限變化的複雜形式，又是使得氏族和部落聯合為民族，或者使它們在時間和空間中分化的最明顯的表現。

未必有過這麼一種東西能象語言那樣，無論在整體或細節方面都吸引了許多的研究者。如果我們回顧一下，那麼人類的研究也只有在那為數不多的領域當中，才能追溯如此長久的发展。

在這本書里，我想簡略地敘述一下這門學問的歷史的一些主要方面，從它最初微弱的開始敘述到上世紀它成為一門高度发展的科學為止；不過我得首先着重指出，這裡只能最簡單扼要地描述普通語言學在時間進程當中所經歷過的各個主要階段，以及在此留過印跡的觀點和人物。

2. 語言學分析的萌芽，關於語言的神話

還在很早以前，我們就找到了留傳到現在的最初的證據，說明語言的秘密早就引起人們思想的興趣，人們試圖找出一個答案：究竟語言和語言的多样性是怎樣產生的？或者說，到底事物是怎樣獲得它們在各種語言當中用來稱謂事物的名稱的？

例如我們從後來編成《聖經》的希伯來神話當中，就可找到解答這類問題的自相矛盾的嘗試。在《舊約全書》《創世記》第一章（五、八、十節），我們可以讀到：“上帝稱光為昼（jōm）、稱暗為夜

(lájil)、称空气为天 (šamájim)、称旱地为陆 (éres)、称水的聚处为海(jammim)”。

但是《創世記》第二章(十九—二十节)則以完全不同的概念为基础。这里說：“耶和華上帝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种走兽和空中各种飞鳥,都帶到那人(指亞當——中譯者註)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它的名字”。

多神教徒 (elohist)^① 所写的《創世記》第一章說：大自然現象是由上帝自己賜名(犹太語的名称)的,一神教徒 (yahwist)^② 所写的《創世記》第三章則說,是由人,亞當来称呼活物的。从这两章当中发现的矛盾,我們在别的原始民族的神話当中也很容易找到。它实际上反映了两种根本不同的理解^③。对于这些問題,我們在希腊哲学家的論战中,甚至在其后两千年的近代哲学家的論战中,都可以找出相应的例子。从許多說明某个名称的詞源的例子中,我們也能碰到这样解释語言問題的意图。例如《創世記》第二章第二十三节說,女人 (iššah) 是从男人 (iš) 身上取出来的,《創世記》第三章第二十节說,夏娃(Havvah)是“众生之母”、是生命(haj)的意思。又如在各种神話湊成的純朴传奇中,在关于巴比(Babel)塔的傳說中(《創世記》第十一章),也都解释了怎样产生多种代替原先“全地上”所用的同一种語言^③。

从別的神話和文献中,也不难举出相当的証据,來說明这类問題对于人类的思想經常具有何等巨大的吸引力量;但是这与語言科学还相差一大步。如果說我們一直停留在《聖經》神話中的天真观念上,那么,这不仅是因为我們这里拥有这样探索人类智慧的最古老的文献,而且还因为我們很晚才又回到那些后来对于語言学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同样的概念上。

• ① 《創世記》也同《聖經》的其它篇章一样,在文字上別为两类,一类是尊奉众神 (elohim) 的章节,一类是尊奉一神 (yahwe) 的章节。前者的蒐集人被称为多神教徒,后者的蒐集人被称为一神教徒。

② 見铁格納 (Esnias Tegnér): 《語言胜于思想(Språkets makt öfver tanken)》,斯德哥尔摩,1880,11頁及以下。

③ 許多原始民族的这种神話,記述在弗拉塞尔(Frazer)的名著《旧約全书中的民間傳說(The folk-lore in the old testament)》一书中。此书俄譯本于1931年間世。

但是，不管这与語言科学相距的一步有多大，在颇为不同的关系和形式上，那一步毕竟早在古代就由两个国家（印度和希腊）的人们分别地迈过了。

3. 古代印度的語言科学

印度人的語言学，最初是从研究古代圣典《吠陀》、特别是《梨俱吠陀》之中产生的。那些圣典究竟诞生于何时，也同阿育王^①（大约公元前250年）以前一切事件的年代一样，是完全不肯定的。不过就是其中最古老的部分，时间也未必早于公元前1500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口语同这种古老的诗体语言之间的差别，不能不越来越大，于是在古老的圣歌当中，就有许多地方逐渐变得不能明白了。

在另一方面，非常准确地传授圣歌，又极为重要；不仅在它的文句方面，就是在发音和表达每一行诗以及每行诗中每一音节的最微小的细节方面，也都要求这样。因为圣歌的宗教意义及其对诸神的召唤力量，恰恰便取决于此。在这样传授圣歌的上面，人们不知花了多少劳动，而且全是、或者差不多全是口头传授的，结果圣歌的传授自然就非常真实和准确^②。

印度人的非常独特的語言学，就是这样在力求正确地表达和解释古代圣歌之中产生的。但是它一旦开始发展，那就限于《吠陀》的語言，而是也包括甚至还更详尽地研究了，作为共同口语（bhāṣa）和书面語言的梵語的整个结构^③。

① 最早的印度文字古迹是属于著名的佛教保护者阿育王时代的。

② 見威斯特加尔德（N. L. Westergaard）：《从文学看印度历史上最古老的事迹（Om de ældste Tidsrum i den indiske Historie med Hensyn til Literaturen）》，1860，44 頁及以下；索林森（S. Sørensen）：《論梵語在印度語言发展中的地位（Om Sanskrits Stilling i den alm. Sprogudvikling i Indien）》，本文載于《丹麦皇家科学院論文集（K. D. Vidensk. Selsk. Skrifter），历史哲学专集（hist. og filos. Afd.）》（第6种111，3），1894，§ 1—10。

③ 見威斯特加尔德：前引书，63 頁及以下；本飞（Theodor Benfey）：《語言学史和德国的东方語文学（Geschicht der Sprachwissenschaft und oriental Philologie in Deutschland）》，慕尼黑，1869，35 頁及以下；索林森 前引书，§ 11 及以下。

印度人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語法的研究和观察，我們一点也不知道。但是他們的最初痕跡，我們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

4. 巴尼尼的語法

在巴尼尼 (Panini) 的著作当中，語言科学达到它的发展的最高峯。他的語法作品至今看来也叫我們惊异。

关于巴尼尼的生活年代，存在着許多分歧的意見，但是一切材料都說明，他生于公元前三世紀或四世紀的后半叶。

印度文学还提供了許多其它的語法和詞汇的著作。它們一部分比巴尼尼的著作早，一部分比巴尼尼的著作晚。其中一部分著作属于别的学派，这里——列举出来就嫌多余了。印度人在語言学上达到的高度；那真是罕有的，欧洲的語言科学直到十九世紀才达到了那样的高度，而且就是这样；也还多是从印度人那里学来的。

印度人的語法象巴尼尼的著作那样，就其本源判断，是以純經驗主义为主的，这也不是意料之外的事。它分析和描写語言形式，但是不象希腊人那样，把語法同語言和詞的起源、或者同一般語言原則混在一起加以研究。虽然也有一些印度人这样进行研究，但他們都是把那些問題从語法当中提出来（虽然各学派的做法稍有不同），一般仅供哲学家們討論而已。

印度人的語法是奠基在細致分析語言整个結構之上，梵語具有比較明显的形式帮助了这一点。在印度人的語法当中，每个詞都被分解为几个組成部分：屈折詞尾、带有各种构詞附加成分的詞干以及詞根。

所有的詞几乎都是由口传的詞根找出来的（梵語 dhātu——詞干）。早在巴尼尼之前，就已有詳細的詞根表，这些詞根都是語言本身当中确实存在的，或是根据一定的条件构拟出来的^①。

^① 見威斯特加尔德：《梵語的詞根 (Radices linguae sanscritae)》，波恩，1841。在梵語辭典和語法中，動詞不象拉丁語的 amo (愛)、fero (帶、穿) 那樣寫出

如果說，印度人构拟这样的詞根在許多情况之下走得实在太远，如果說他們所看作詞根的形式还不尽令人滿意，那末对于他們处理問題的机智和連貫性，我們也的确应当讚叹。必須承認，就是近代的語言学也仅在認識印度人的著作之后，才学会运用这些抽象概念、詞根和詞干；正是如此，才使近代語言学得到一种与早先的語法迥然不同的面貌。誠然，有时語言学家甚至忘記了这些只是抽象概念，而并非真正的事实。

但是，这种分析只是描述語言的基础。印度人描述語言却是走相反的道路，叙述是严格地綜合的。它的基础就是說明語言当中的語音的相互关系。在这里，我們碰到关于各种語音的生理构成的精确定义，証明印度人具有独特的观察能力，使印度的語言学在这方面比我們从希腊人和羅馬人那里所見所聞要高明得多，它引导我們更加接近于近代的成就①。

其次，印度人的語法詳細地叙述了語音的轉換和各种亲属語音之間的关系。例如，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梵語元音系統的那些关系的定义，这可以同我們在希腊語 *λείπω* (留下, 動詞)——*ἔλιπον* [簡單过去完成时]——*ἔλοιπα* [复合过去完成时] 和 *λοίπος* (遺留物, 名詞) 等詞当中所見的語音关系相比，那一般都是印欧語系所特有的，[試比較俄語中的 *везти* (运送——定态動詞)——*возить* (不定态動詞)——*важывать* (多次体動詞)]，可希腊語法就从来未曾注意这些关系。例如由詞根 *vid* 构成 *vidyā* (知識)、*vidma* (我們知道)、*vēda* (我知道) 和 *vēda-s* (神圣的知識) 以及

它的变位形式之一，而是写出印度語法学者規定的詞根形式，例如 *vid* (知道)，*tud* (推动)，*bhr* (或者如在近代常常书写的 *bhar*) (帶) 和 *pac* (煮) 等等。名詞和形容詞也是写出詞干形式，而不象别的語言一样通常都写出它們的主格形式，就是印度人名一般也都写出这样的詞干形式，如 *Pāṇini*, *kādidasa*；而实际上它們的主格是以 *-s* (*-h*) 收尾的。

① 关于印度人的語音分类可參閱勃律克 (Ernst Brücke) 所著《語音的生理基础和体系 (Grundzüge der Physiologie und Systematik der Sprachlaute)》第二版，維也納，1876；100 頁，不过这本书叙述得不詳尽，也未必全面。

vaidya-s (学者)——在这个例子里, *e* 就其对前面的主要元音 *i* 而言被看作是 *guṇa* (意思是質、特征, 汉譯“重韵”), *ai* 則被看作是 *vṛddhi* (意思是增加)^①。

至于語言結構本身及其整个形态学方面, 印度人乃是根据他們对所有各种范畴所具备的确切詳尽的知識而敘述的。

印度人明确地区分了所謂第一詞尾和第二詞尾, 詞根由前者构成詞干 (例如希腊語的 $\phi\acute{\upsilon}\text{-}\sigma\iota\text{-}\varsigma$ ——自然), 詞干又由后者 (第二詞尾) 构成新詞 (例如希腊語的 $\phi\upsilon\text{-}\sigma\iota\text{-}\kappa\acute{o}\text{-}\varsigma$ ——自然的), 这样就提供了詳細的构詞規則和其它規則。

印度人的語法对于各种变格和变位的构成也說得非常詳細而准确。例如关于格的构成 (各格都按唯一正确的順序編排为第一格、第二格等等, 也就是: 一、主格, 二、宾格, 三、工具格, 四、与格, 五、从格, 六、屬格, 七、地位格) 和許多动词形式的构成等等。

他們把这一切敘述得这样詳細和全面, 在任何一种别的語言的語法中, 未必就能找到比它更加詳尽的說明。例如印度人提供了确切的定义, 說明何时可用何种构造方法; 他們并且提出了在各种重音情况下可能出現的一切語音变化种类的精确規則等。

对于許多句法現象, 例如格、時間或式的用法, 他們也給了規則。但是总的說来, 句法在古代印度的語法当中仍然要算最薄弱的环节。

他們用的整套敘述方法, 与我們通常在我們的語法当中慣用的方法根本不同, 这对我們來說是特別不习惯的。他們虽然也遵循一定的順序, 但是沒有划分語法各部分之間的界限, 例如关于語

① 梵語的元音交替 *i*, *e*, *ai* 与希腊語中的元音交替 *ι*, *ε*, *οι* 相当, 理由如下: 1. 梵語只有一个元音 *a* 与希腊語的三个元音 *ε*, *ο*, *α* 相当, 因此与希腊語的几个在音节部分带有 *e* 和 *ο* 的二合元音相应的, 梵語当中也应有一个在音节部分带有 *a* 的二合元音; 2. 希腊語的二合元音 *ει*, *οι* 在輔音之前永远有短音节元音, 而在梵語中带短音节元音的二合元音就要变成长元音 *e*, 而带长音节部分的二合元音則仍然保持其为二合元音。因此梵語中的元音交替 *i*——*e*——*ai* 可以同希腊語的 *ι*——*ει*——*οι* 相比拟。

音的學說、關於詞形的學說及其細目等等。在印度人的語法當中，既找不到一個變格或變位的範例，更找不到一個詞形變化表。

巴尼尼的名著是由許多條(一共3996條——中譯者註)非常扼要的規則組成的，要是沒有註釋，這些規則本身就很難懂。顯然它們是為口頭傳授便於記憶的目的而編寫的。這也只有考慮周密和非常巧妙地運用各種略號以及幫助記憶的詞和字母才能做得到。

有人計算了一下，巴尼尼的著作如果不帶註釋而用相當大號的字体排印，差不多要占普通版本一百五十頁的篇幅。若用拉丁字体排印，那也幾乎要占七十五至一百頁，這畢竟要算是任何語言(不論是死語言或活語言)的語法當中一部最全面的語法。

5. 古代希臘的語言科學

走不同的道路、用另外的方式發展的，是作為古代歐洲文明主要擔當者的希臘人的“民族語法”。它由希臘人傳到羅馬人，此後整個近代語言學就幾乎全靠羅馬人的語法為生，直到十九世紀為止。

6. “正名”問題的爭論

希臘人走上語言分析的道路，是由哲學家們研究思想同詞的關係、研究事物同它的(希臘)名稱的關係而最先推動的^①。

作為各學派和流派論戰的口號，一方提出了“按本質”(φύσει)的術語，另一方提出了“按法則”(νόμῳ)、“按協商”(συνθήκη)和

① 見勒爾赫(L. Lerch):《古代的語言哲學(Die Sprachphilosophie der Alten)》，I—III，波恩，1838—1841；石坦達爾:《希臘人和羅馬人的語言學史(Geschichte der Sprachwissenschaft bei den Griechen und Römern)》，柏林，1863年，39頁及以下，1890—1891年第二版41頁及以下(後面所舉頁數均指本書第一版而言)；本飛:前引書，100頁及以下；甘伯茲(Th. Gomperz):《希臘的思想家(Griechische Denker)》，萊比錫，1896，317頁及以下；弗·穆勒(Fred. Müller):《論古代特別是羅馬人的詞源學研究，I，論雄辯(De veterum, imprimis Romanorum studiis etymologicis I, Traiecti ad Rhenum)》，1910[本書弗列詹伯爾格(O. M. Фрейденберг)主編的俄譯本以《語言和風格的古代理論》為題于1936年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出版]。